

# 永远做草原上的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

——“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文艺会演”观后

◎赵海忠



今年6月底到7月上旬，“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文艺会演”在呼和浩特举行。艺术节期间，正蓝旗乌兰牧骑的《红色嫩芽向阳生》、太仆寺旗乌兰牧骑的《故乡情》、杭锦旗乌兰牧骑的《一路欢歌 幸福礼赞》、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乌兰牧骑的《忠实的心》、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的《北疆赞歌 彩虹鄂温克》、扎赉特旗乌兰牧骑的《稻香清韵耀北疆》、二连浩特乌兰牧骑的《国门礼赞》、阿右旗乌兰牧骑的《融·铸北疆》、土右旗乌兰牧骑的《乌兰牧骑心向党 二人台韵耀北疆》、阿鲁科尔沁旗乌兰牧骑的《纯净草原 北疆赞歌》、土左旗乌兰牧骑的《星火燃情土默川 歌舞连心大北疆》、察右后旗乌兰牧骑的《幸福新时代》、霍林郭勒市乌兰牧骑的《北疆弦歌 科尔沁韵》、科右前旗乌兰牧骑的《红日耀轻骑》、托克托县乌兰牧骑的《红色轻骑耀北疆》、鄂托克前旗乌兰牧骑的《擎旗奋进献赞歌》、乌拉特前旗乌兰牧骑的《轻骑踏歌 山水和鸣》、四子王旗乌兰牧骑的《彩虹之约 同心共筑》、达茂旗乌兰牧骑的《北国家园草原赞歌》等全区19支乌兰牧骑专场演出先后登台展示，共有1000多名演职人员参加。纵观19场演出以及各乌兰牧骑对演出的命名，主题突出、特色鲜明、形式多样、异彩纷呈，是内蒙古自治区认真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乌兰牧骑回信指示精神的新面貌、新成效、新举措，可喜可贺，可圈可点。

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自觉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，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，紧紧抓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，助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，遵循文艺创作规律，创新文艺表演形式，按照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的标准，以更多讴歌党、讴歌祖国、讴歌人民、讴歌英雄的作品，宣传二十大精神，贯彻二十大精神。本次会演的各支乌兰牧骑所呈现的节目，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条红线贯穿始终，是整个艺术节的灵魂，是各场演出的遵循，是所有节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
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。乌兰牧骑从诞生之日起，始终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正确指引下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，自觉担当起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使命。近70年，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骑人不忘初心、接续奋斗，把党的声音和关怀传送到千里草原、传送到千家万户，增强北疆儿女心向党、听党话、跟党走的坚定信念，为自治区繁荣发展、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，乌兰牧骑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农牧民群众的重要纽带，具有鲜明的红色基因。

近年来，全区乌兰牧骑始终坚持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，从北疆文化中挖掘素材，从原生态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，创作并演出了一批立意新颖、主题突出，富有民族性、地域性、时代性的艺术精品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各民族优秀文化，通过乌兰牧骑得到有效传承和发展，有的作品通过乌兰牧骑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，乌兰牧骑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文艺创作的重要阵地。乌兰牧骑扎根草原、服务人民，运用艺术手段反映新时代农牧民群众生活、表现新时代农牧民群众情感、展现新时代农牧民群众心愿。一批年轻艺术家从这支红色队伍中成长，乌兰牧骑成为自治区文艺人才的摇篮。乌兰牧骑的红色、民族、地区、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传统，在新时代得到大力继承、发展、弘扬。3年一次的乌兰牧骑艺术节，既是交流展示平台，也是学习提高机会，集中检验乌兰牧骑的发展成就、先进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。自治区文旅厅和呼和浩特市政府精心策

划主办第十次乌兰牧骑艺术节，规模大、内容广、观众多，整个活动有序顺利举行，是一场艺术的盛宴，一道亮丽的风景，受到观众的肯定和喜爱。

扎根生活沃土。作为全区乌兰牧骑的代表，参演的19支乌兰牧骑的节目都注意深入社会、反映生活。从19支乌兰牧骑呈现的节目来看，在北疆文化统领下，具体化为不同的对象和范围，都打上了所属地区的文化烙印。粗略地分有：农耕、游牧、林业、草原；革命历史、三干孤儿入蒙、草原英雄小姐妹、航天、神舟飞船；非遗传承、岩画、旅游、体育、竞技、曲棍球、扳棍；国门、边关、戍边；生态、绿色、黄河、河套、沙漠、治沙、彩虹；乌兰哈达火山、牛奶湖、乌梁素海、北京后花园、土默川、钻石小镇、乌兰花；乌兰牧骑、二人台、晋剧、安代、那达慕、篝火；后旗红土豆、莜麦、兴安盟稻米、水果、乳制品；骆驼、鹰、马、羊、水鸟、雁、鹿、金丝雀、天鹅；柠条、榆树；鄂尔多斯、乌兰察布、巴彦淖尔、乌兰毛都、托克托、达尔罕茂明安、杜尔伯特；直播、电声、AI，等等。艺术源于生活，所有这些内容，都与乌兰牧骑所属地区地理、历史、经济、社会、民族有密切的联系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文艺的一切创新，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。‘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’。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，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。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、一千条，但最根本、最关键、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、扎根生活。”文艺源于生活，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最基础性的论断，是被文艺事业证明了的科学的文艺观。广袤的内蒙古大地，是乌兰牧骑事业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。广大乌兰牧骑工作者自觉地接近生活，深入生活，在波澜壮阔、多姿多彩的新时代生活中寻找灵感、提炼思想、升华艺术，创作表演了更多的好作品。

服务牧民群众。在乌兰牧骑近70年发展历程中，牧民群众一直是其最主要的服务面向，这是由牧区的特点决定的。1957年5月初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、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作出了“要解决牧区长期听不到广播，看不到电影、演出、展览、图书的实际情况”的指示。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骑宣告成立后，经过几年的发展，1964年，全区所有的牧区旗和部分半农半牧区旗县都建立了乌兰牧骑。当今，全区活跃着75支乌兰牧骑。乌兰牧骑以服务牧民群众为使命，撑起内蒙古自治区文艺事

典  
评

原创话剧《Hi,我找吕布》——

## 从草原铁匠到三国猛将的自我探寻

◎何美



但它终究会生锈的。”棋子使尽，便成弃子。鸿鹄老去，唯靠投喂。从金銮殿到草原星空，铁血英雄并非冷酷无情的战争机器，本质是内心渴望安宁、回到原乡的小铁匠。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也如普通人在时代齿轮里祈求安宁的心跳声。这个怀揣匠人梦想的理想主义者，在乱世中身不由己、进退维谷的两难抉择，寻不到位置的悲剧英雄，何尝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缩影？该剧以多变而迷失的历史人物吕布为

映照现代人的心灵困惑。历史人物的当代诠释，令我们产生共情，在时代洪流与现实夹缝中继续逐梦。

近年来，剧集《大军师司马懿》、京剧《曹操和杨修》等纷纷重塑三国人物，游戏《三国杀》《放开那三国》《率土之滨》等也围绕千年IP进行二次创作，在历史密码中激荡现代回响。吕布是三国时期真实存在的将领，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均有传，“弓马骁武”。人中吕布、女中貂蝉、马中赤兔的故

计算，有70余种。可以看出，这些节目有传承，有创新。就创新而言，有的是内容创新，所谓旧瓶装新酒；有的是形式创新，体现在不同节目的各个方面。关键是新时代的生活及审美已经得到充分反映和展示，不少节目转换在相互交叉中实现，结构紧密，好多演员在舞台表演现场进行身份变化，直接体现乌兰牧骑队员“一专多能”的才华。

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、传得开、留得下的优秀作品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推动文艺繁荣发展，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、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。没有优秀作品，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、再花哨，那也只是表面文章，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，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、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。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，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，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，要静下心来、精益求精搞创作，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。”本次会演共有250余个节目，有的乌兰牧骑整台演出绝大部分是原创作品，有的全部是原创作品。会演最终评出了优秀创作和表演节目上百件，都是内容形式俱佳的优秀之作，可望得到广泛流传。当然，从全区看，这些节目只是内蒙古乌兰牧骑创作的冰山一角。全区自治区乌兰牧骑的创作总量，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体现出乌兰牧骑惊人的生产力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，不形于一态，不定于一尊，既要有阳春白雪，也要有下里巴人，既要有顶天立地，也要铺天盖地。只要有正能量、有感染力，能够温润心灵、启迪心智，传得开、留得下，为人民群众所喜爱，这就是优秀作品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对乌兰牧骑优秀作品具体特殊的要求是“接地气、传得开、留得下”。这九个字，既是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和要求，又是为乌兰牧骑量身打造的具体标准，“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文艺会演”是深入领会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的积极实践。

永远做草原上的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。永远做草原上的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乌兰牧骑的总要求。时限上讲，要求“永远”；地域上讲，在“草原”；“红色”，强调基因和性质；“文艺”，明确事业类别；“轻”，强调短小精悍、一专多能；“骑兵”，突出了草原巡演的机动性和辗转跋涉的艰苦性。“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文艺会演”成功圆满举办，检验了全区乌兰牧骑继承基因、服务基层、机动灵活等方面的努力和成就。我们具体感受到，全区乌兰牧骑不庸俗、不低俗、不媚俗，坚持公益事业属性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，把社会效益摆在优先的地位。19支乌兰牧骑，尽管风貌各不相同，相互间存在一些差距，但是永远做草原上的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的信念有、行动在，是乌兰牧骑的榜样和标杆，必将带动内蒙古乌兰牧骑全面发展。

全区乌兰牧骑目前存在的问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有的乌兰牧骑重阵容和装备，需要考虑到农村牧区巡演的便捷性和舞台、电源等条件局限；有的乌兰牧骑人员构成上缺少青年演员，需要优化；有的乌兰牧骑演员基本功有待提高；有的乌兰牧骑创新能力弱，尽管表演的也是自己的原创作品，却是前些年，甚至更久远的老节目，需要深入社会、贴近生活，尽力充实、调整和提高；有的节目存在模式化、概念化和简单化倾向；有的场次结构松散，尚需打磨；有的场次调音等方面存在问题。但是总体看，红旗飘飘，绿草萋萋，绚丽多彩，瑕不掩瑜。这次会演再次证明：内蒙古乌兰牧骑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，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，不愧为草原上的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。

那个暴雨捶打窗玻璃的晚上，我陷在沙发里，手指头刚沾上《泥潭》的封皮，开篇那句“如您所见，我死了”就劈头盖脸砸下来。恒丰那张碎了的下巴，眼白里洇开的血，混着窗外炸雷的硫磺味，直往我脑壳里钻。嘿，百年前的血痂，隔着纸页还能这么扎人。刘楚昕这手笔，不光是撕开了1911年的烂泥潭子，更把我脚底下那些黏糊糊、甩不脱的东西，也一并给勾了出来。

书里写荆州城头的枫杨种子，一下子戳到我心窝子。跟我老家院里那棵香椿一个命！小时候爬树摘香椿，树皮上还留着指甲抠的印子呢。去年回去一看，嘿，白蚁早把树干蛀空了，可你猜怎么着？裂缝里硬是拱出几簇嫩芽，绿得扎眼。《泥潭》里那些草芽子也是这德行，在塌了架的王朝废墟缝里，硬挺着脖子。八旗子弟当棉袍露出的肋巴骨，爹卖闺女时攥布袋、指节捏得发白的死相，老太婆啃霉窝头掉下的渣子……这些场景看得我眼皮直跳。可一转眼，看到石头缝里草籽顶开碎砖，嘿，小区墙角那几根从水泥缝里挣命钻出来的三叶草，不就杵在眼前？管他世道烂成啥泥潭，活物那股子不认栽的蛮劲儿，都一个样。

看着看着，心里头那杆秤就晃荡开了。乱世里的善啊恶啊，真跟让雨水泡透了的糖块似的，黏糊糊分不清棱角。恒丰他爹临了吞枪子儿，嘴里还骂着革命党不是东西；关仲卿对着老上司扣扳机那会儿，手抖没抖？脑壳里是不是还晃着前夜那盅温过的黄酒？这一刻，历史教科书上泾渭分明的“革命”与“守旧”轰然坍塌。战火如同燎炉，将所谓的“善”与“恶”熔成流动的、炽热的金水，任何试图将其凝固、握紧的企图，都注定被灼伤。这让我联想到现实中那些非此即彼的争论，在宏大叙事的碾压下，个体选择的艰难与道德的模糊地带，不也常常被忽略吗？《泥潭》逼我直视这令人不安的真相：人性在极端境遇下的复杂光谱，远非黑白二字可以概括。

最让我心口窝发紧的是传教士马修那本日记。满纸的腌臜血腥，他倒好，偏惦记着“垂柳依依，划子摇荡”。这股子近乎傻气的温乎劲儿，一下子把我拽回外婆床边。老太太晚年糊涂得连我妈都认不清了，可嘴里总絮叨：“窗台上那盆月季，该浇水了……”嗨，原来人掉进最黑的窟窿里，对那点子“好”的念想，就成了嚼碎苦胆的牙。刘醒龙讲“字缝间尽是爱的回响”，要我说，那不是回响，是人在泥潭最深的地方，拿手窝着，点了根火柴。

“人总被抛入境遇，唯有选择并担其重”，这话让我一笔一划抄在了笔记本头一页。恒丰那缕魂在护城河底瞧见妹妹笑模样，不就跟咱们心里头那片缠满水草的记忆一样？逼着你在岔路口咬牙选一条道。刘楚昕把那些沉重的“存在”道理揉碎了拌进故事里，不是要灌你鸡汤。他是让你看清楚：关仲卿三次撞见乌端，从挽着手臂笑，到怀里抱着奶娃子——正是这些零零碎碎、热乎的相守，才是顶住乱世砸下来的最硬的那根脊梁骨。

听说刘楚昕改稿子改得魔怔，50万生字砍到20万。这劲儿，跟我当年刚学码字时一个样儿，对着稿纸死抠，眼泪珠子砸上去，墨团子洇开一片黑。他大夏天在故纸堆里，亲手把多余的字稿烧成灰，这份对文字的“洁癖”，让《泥潭》里每个字都像老木匠手里的硬木料，凿是凿，卯是卯。我认识一位老木匠，做把椅子，榫头卯眼差一丝丝都不行，非得拆了重来。他总用那口土腔念叨：“椅子要过墨，家伙要硬扎，搞遍了，夜里困不着。”就是这个理儿。

新书预售那阵子，听说刘楚昕关起门谁都不见。这做派，让我想起巷子口修鞋的张老头。他那摊子上从来不挂招牌，就一句：“修鞋靠手上功夫，又不是靠喉咙喊破天。”现今这世道，吵得人脑仁疼，都扯着嗓子喊。《泥潭》倒像沉在护城河底的一点幽光，不声不响，该照见的人，自然看得见。

合上书，外头的雨不知啥时候歇了。踱到阳台，对面老房砖缝里喝饱了水的青苔，绿得能掐出水来。哦，我这才咂摸出点味儿，刘楚昕为啥死磕着写那枫杨种子——咱们谁不是陷在自己的烂泥潭里扑腾？有人为两餐饭愁白了头，有人叫情字捆住了手脚，有人夹在念想和饭碗中间两头受挤。可《泥潭》里那句话没错：泥浆子再厚再深，总有草籽在底下憋着劲儿，等着拱出芽来。

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)

點睛

刘楚昕《第一届漓江文学奖虚构奖》获奖作品《泥潭》读后感

◎魏咏柏

文艺评论